

吳阿發的增產故事



好，窮苦的孩子，一個一個背着書包笑吟吟的走進學校，……這些更堅強了我們對祖國命運的信心和祝願。

×月×日

憑着微淺的農業知識，研究，一種適合沿海種植的陸稻，幾乎是件反「自然律」的大膽嘗試，由於土壤、水利及冬天海上的季節風，雨量稀少的影響，季節性的五穀，實在極難生長，但三年來，我們總抱着「人力勝天」的精神去與大自然搏鬥，如今費了五十天的勞力，終於在五分之大的土地，深耕二十五公分左右，再施用堆肥二千公斤，過磷酸一百公斤，花生粕八十公斤。把三十公斤的三種稻種（白殼埔占，矮腳蘆，農林一號）浸泡三小時後，播下了土中，

×月×日

前天農林一號雖先萌芽，但今天，白殼埔占和矮腳蘆，都一起萌芽了。一群群麻雀的光顧，引起我們用了電石放在竹洞裡再點火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像那春雷似的嚇，得那小生命亂飛，這時我們三人都笑了。

×月×日

經過三次中耕除草，烈日下，今天做完了最後的一次。

×月×日

第一次的追肥，很高興沒有發現蟲害。

×月×日

看到從綠色中伸出頭來，一簇簇的稻穗：

「啊！您看『矮腳蘆』，長得最高呢？」方亮笑着說。

「不錯，還是『矮腳蘆』有辦法，我預計對了！」瞞吉說。

微笑綻開了我們的臉，也偷偷地爬上了我們的心頭。

「方亮！方亮！酒鬼六快要死了。」紅目仔走得很慢，大聲的喊着。

「怎麼了，神經病嗎？真的還是假的呢？」瞞吉問時，眼睛却注視着農年雜誌。

「鬼騙你們，」紅目仔跑進來，睜了兩個牛眼，呆若木鷄。

方亮，瞞吉，君毅，紅目仔四個人跑到酒鬼六的家裡，番薯頭，阿三婆，嘩嘩哭哭：

「一大群男女老小已圍滿了酒鬼六的牀前，阿花和海狗一邊啞啞哭泣着。

「什麼病？」瞞吉問。

「早上飲過多燒酒，腦溢血。」阿三婆啞啞哭哭的回答。

「我……我沒有希望了，阿花，我對不起你兩母子，海狗要再給他讀書，紅目仔，番薯頭，不要再賭博，飲酒，玩女人……罪惡，罪惡呀！」酒鬼六睜開眼睛，看到圍着他的人，用微弱的聲音繼續說道：「我，我要死以前，要再飲一嘴……，」眼睛中迸出兩滴眼淚來，自額角上滑下枕邊。

「你要飲一嘴什麼？說下去吧！」阿三婆凄痛地問他。

「要：飲一嘴：燒酒，」酒鬼六氣喘得非常厲害，胸脯像個鼓風爐一樣。

阿花擦掉眼淚，從桌上拿着酒鬼六早上沒有飲完的半瓶燒酒，向碗裡倒了半碗，遞給

(未完，下接第廿六頁)